

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

阿 双

(黔剧)

王 玉 琳

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编

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236.737

内 容 提 要

布依族姑娘阿双，和她母亲一样是绘制蜡染的巧手。在十年浩劫中，她和情人、蜡染厂技工布卡共画的《云岭春》设计图，被打成大毒草。接着，她母亲受迫害而死，布卡被投进监狱，她自己也被折磨致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省里要求他们将巨幅彩色蜡染《云岭春》搞出来，参加工艺美术代表团，出国展览。蜡染厂职工亚努，为了追求个人名利，极力破坏阿双和布卡的创作与爱情。此时，阿双旧疾复发，诊断为骨癌。然而，为了使民族传统工艺发扬光大，为祖国争光，阿双毅然耗尽生命的余辉，重新画出了《云岭春》；正如“春蚕吐丝终有尽，长留温暖后人”。

责任编辑：侯作卿

阿 双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戏剧印刷厂印刷

字数4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2
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0册

书号：8069·315

定价：0.20元

编辑前言

提倡戏曲现代戏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是时代的需要，也是各个剧种自身发展的需要。为了扶植戏曲现代戏的剧本创作，向戏曲剧院(团)推荐现代戏剧本，我们决定编辑“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”。

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陆续选择优秀的戏曲现代戏剧本，编入“丛书”。不论是否出自名人手笔，是否经过舞台演出，都择优选编，一视同仁，并注意题材、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，务使优秀剧本不致埋没。

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，“丛书”的编选工作难免出现缺点、错误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

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胡 沙

副主编：黄俊耀 杨兰春

编 委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：

王俊杰 叶 锋

刘奇英 何孝充

余雍和 陈 芜

胡小孩 顾宝璋

人 物 表

阿 双——布依族姑娘，二十五岁。
阿 秀——阿双的妹妹，十八岁。
古 扎——阿双、阿秀的爹，五十五岁。
布 卡——蜡染厂技工，二十六岁。
夏 诺——云岭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五十岁。
亚 努——蜡染厂职工，二十七岁。
牛 崽——蜡染厂青工，夏诺之子，十八岁。
妹 娥——公社卫生员，二十三岁。
细 妹——布依族姑娘，十五岁。
民兵、医生、外国友人及群众各若干。

序 幕

〔一九七四年春。
〔云岭山区云岭大队。
〔古扎家院坝。
〔幕前合唱：
 黑云滚，妖雾沉，
 云岭怒，盘江愤。

黑云哪天散哟，
妖雾几时尽？
布依纳米盼呀盼，
长夜盼天明！

〔合唱声中，幕启。

〔纱幕上：云滚滚，雾沉沉。纱幕后：阿双手拿画笔，站在院中画架前勾画《云岭春》设计图。

〔合唱毕。

阿 双 （接唱）布卡哥啊布卡哥，
你快回来吧！
九十九只鸟儿归巢了，
还不见你的身影；
九十九支山歌唱完了，
还听不见你的回音。
布卡哥，你快回来吧，
阿双等着你，回来共绘《云岭春》！
〔布卡奔上。

布 卡 阿双！

阿 双 （惊喜，扑上前）布卡，你回来了？

布 卡 我是翻墙跑回来的。

阿 双 啊？

布 卡 在学习班，他们给我加了好多罪名，还说我们搞
《云岭春》是给你家妈翻案！

阿 双 啊？

布 卡 我和他们据理力争，他们还把我打成了现行反革命！阿双，这《云岭春》……

阿 双 布卡，《云岭春》的设计图我都画完了。（递图给布卡）

布 卡 (接图)……《云岭春》看来是不能搞了。(从身上取下牛角刀，将图纸裁为两半)这设计图我们各藏一半……

阿 双 布卡!

布 卡 有朝一日，人能重逢，图就团圆!(感慨地)可是，长夜漫漫，何时见青天!阿双，我要是……你就把我忘掉吧!

阿 双 布卡哥!这张图就是我们的订情之物。只要云岭山不倒，盘江水长流，阿双永远等你回来!

布 卡 阿双!……(走至土坎边，摘下一朵茨蓼花，戴在阿双头上)阿双，茨蓼花熬过了霜打凌扎，会开得更加娇艳!

阿 双 布卡哥，茨蓼花经得住雪压霜欺，你放心吧!

布 卡 阿双!

〔二人紧紧依偎。

〔幕后传来喧闹声。

布 卡 阿双，他们抓我来了!图纸、资料你都好好保存起来。你，要保重啊!

阿 双 (悲痛地)布卡!

〔数民兵急上。

民兵头 布卡，你想跑吗?抓起来!

阿 双 (扑上)布卡没有罪，你们不能抓他!

〔民兵头将阿双推跌于地。

布 卡 阿双!

〔民兵抓布卡下。

阿 双 (爬起，急追上前)布卡! ——

——幕急闭

第 一 场

〔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久，初春的一个下午。

〔古扎家房前院坝。台右可见房屋一角，有数级石坎进入屋内。房后一条土坎，坎上茨藜蓬蓬，含苞待放。台左一棵老树，枝繁叶茂，绿荫如盖。

〔幕前合唱：

巍巍云岭高入云，

滚滚盘江清又清。

黑云妖雾齐散尽，

布依山寨喜迎春！

〔幕启：欢快的音乐声中，一群布依姑娘上。

众姑娘 （向院内喊）阿双姐！阿双姐！

〔古扎腰插斧头，扛一捆柴上。

古 扎 哟！姑娘些，是你们在这点叫喳喳的哟！我还说是哪座山的喜鹊飞到我家院坝头来哦嘞！

众姑娘 古扎大爷，阿双姐到哪点去罗嘛？

古 扎 哦！你们找阿双有哪样事啊？

众姑娘 古扎大爷！（唱）

花争妍，鸟飞鸣，

云岭盘江处处春。

十里春歌唱不尽，

布依姑娘喜盈盈。

我们来找阿双姐，

描花绘朵绣花裙。

盼只盼到“六月六”，

花坡场上喜争春！

古 扎 哦！我晓得罗，找我家阿双给你们描花画朵，等到“六月六”，一个二个地收拾打扮起来，花坡场上找哥哥“浪绍”、“浪绍”（即谈情说爱）！是不是呀？

众姑娘 哎呀，古扎大爹，你乱说！

古 扎 哈哈……

姑娘甲 古扎大爹，阿双姐到底走哪点去罗嘛！

古 扎 一清早，公社就打电话来把她和夏诺大妈叫去了。

众姑娘 哦，哪样事啊？

古 扎 我咋个晓得？

姑娘乙 阿双姐是我们蜡染之乡远近闻名的蜡染巧手，会不会是……

古 扎 哎，小姑娘家，不要胡猜乱想的！哪个不晓得我们古扎家已经不提蜡刀了。

姑娘丙 咂，古扎大爹，这下“四人帮”都打倒了，你还……

古 扎 好了好了！你们要等阿双，就在这点等。（突然）拐罗，我的饭糊了！（转身奔入屋内）

〔众姑娘一阵哄笑。

〔远处传来悠扬的山歌声。

细 妹 你们听，山歌，好象是阿双姐的声音！

众姑娘 （惊喜地）是她，是她！

〔姑娘甲示意众姑娘分散隐下。

〔幕内阿双、阿秀山歌声：

云岭高哟入云天，
茨藜红哟红满山。
布依山寨春光好，
无限春光哟藏在姑娘心里边！

〔欢快的音乐继续。阿双捧一束茨藜花，阿秀手提竹篮上。〕

众姑娘 （突然涌出）阿双姐！

阿 双 哟！姐妹们，你们来了？

众姑娘 都来几道家罗！

细 妹 哟！阿双姐，你采的这把茨藜花好漂亮哟！（从阿双手中拿过花）

阿 秀 （急抢过）不要把花瓣搞落了，这是我家姐姐——
（看阿双一眼）送人的！

阿 双 （嗔怪地）阿秀！

细 妹 噢！怪不得阿双姐好几年都不唱山歌罗，今天唱得这样好听！

姑娘丙 阿双姐，公社把你喊去，一定是有哪样喜事，快讲给我们听下！

众姑娘 快讲给我们听下！

阿 双 姐妹们，盘江边的木棉树绿了，云岭山的茨藜花开了，布依寨的春天来到了！（唱）

未开言，心振奋，
春风吹开阿双心。
上级党委作决定，
要我重绘《云岭春》！

姑娘丁 重绘《云岭春》？阿双姐，《云岭春》不是被打成大毒草了吗？

阿 秀 哼！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哪样事干不出来？要真是大毒草，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就不会送到北京展览罗！

细 妹 哎呀，阿双姐，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你就搞出了《云岭春》，真了不起呀！

阿 双 细妹，那幅《云岭春》是我家妈画的！

细 妹 那么，这回你画的《云岭春》，一定比那一幅还要好！

阿 双 这回呀——（唱）

阿双再绘《云岭春》，
一把蜡刀满腔情。
一绘云岭山乡美，
高山绿水松柏青；
二绘盘江归大海，
千里云岭连北京；
三绘布依跟党走，
汉苗彝侗一家亲。
同心协力干四化，
众手浇出云岭春！

众姑娘 阿双姐，你想得太好了！

阿 双 姐妹们，这回上级要求我们搞的是巨幅彩色蜡染，而且是省里头直接下的任务，要我们三个月内搞出来，参加工艺美术代表团，送出国展览。

众姑娘 这真是大喜事啊！

阿 秀 姐妹们，还有件大喜事。

阿 双 阿秀！

众姑娘 阿秀，快给我们说。

阿 秀 你们听嘛！（唱）

今天公社闻喜讯，
蜡染厂马上派来人。

众姑娘 哦？蜡染厂派人来搞哪样？

阿 秀 （接唱）协助姐姐搞蜡染，

众姑娘 是哪个？是哪个？

阿 秀 （接唱）布卡就是他的名。

众姑娘 （意外地）布卡？（转望阿双）阿双姐……

阿 双 布卡平反出狱了。

众姑娘 （兴奋地）阿双姐！

姑娘丁 吔，阿双姐，布卡哥咋个会到蜡染厂去了？

阿 秀 他家爹是蜡染厂的工艺师；再说，布卡哥又有技术
又有理论，人家蜡染厂看中了嘛！

众姑娘 这才是真正的大喜事哦！

姑娘甲 阿双姐，今年“六月六”，你该请我们——

众姑娘 喝喜酒罗！

阿 双 鬼姑娘些！（不好意思地追打，忽然，一个踉跄，
几乎跌倒）

众姑娘 （忙扶住）阿双姐！

姑娘乙 阿双姐，你的腿病又发了？

阿 双 不要紧，我天天都在吃药，妹娥又经常来给我扎
针，会好的！

〔妹娥背药箱上。〕

妹 娥 阿双姐！

众 （热情地）妹娥！

阿 双 （亲热地）妹娥，刚刚说到你，你就来了。看，走得
汗叭细水的，快放下药箱，歇下。

妹 娥 阿双姐，我到县头批药，县医院叫我来通知你……

阿 双 做哪样啊？

妹 娥 (生气地)叫你去住院！

阿 双 住院？

妹 娥 阿双姐，你的腿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，自家也不晓得着急。医生说，这回无论如何也要住院！要再不去……

阿 双 (央求地)妹娥，我这下正有紧急任务，你跟医生讲下……

妹 娥 不行，这回我不讲哦！

细 妹 妹娥姐……(耳语)

妹 娥 (惊喜地)啊！布卡哥要回来了？阿双姐！（上前紧紧地拉住阿双）……好，缓你两天！等我下去巡诊回来，八抬大轿也要把你抬去！

〔众笑。

姑娘乙 阿双姐，你好好地休息下，我们走罗！

阿 双 咂！姐妹们，你们来找我，是哪样事都没得讲就要走哦？

众姑娘 我们……

姑娘丙 阿双姐，你这下有重要任务，我们不耽搁你罗！姐妹们，走！

细 妹 (走至院外，回头)阿双姐，不要搞忘了，“六月六”——

众姑娘 喝喜酒！

〔阿双欲追，众姑娘嘻笑着跑下。

阿 秀 姐姐，跑了一早晨，你也累了，快进屋歇一下罗！

阿 双 我就在这点坐下。阿秀，你去做饭吧！

阿 秀 那我到园子头讨几个嫩豆角，给你熬点稀饭。（提

篮下)

阿 双 (欲举步, 疼痛难当, 双手抚膝, 跌坐在椅旁, 大口喘气, 渐渐昏迷, 口中喃喃自语) 《云岭春》……布卡……布卡哥……

〔灯渐熄。

〔音乐: 如轻烟薄雾, 似流水琤淙; 突转明亮、瑰丽, 充满诗意和幻想……

〔灯复明。

〔阿双幻觉: 布卡手持设计图, 奔上;

阿双从地上一跃而起, 兴奋地扑向布卡;

布卡展开手中设计图, 阿双忙从身上摸出自己的半张, 两图合在一起, 二人兴奋地翩翩起舞;

忽然, 手中的设计图变成了巨幅彩色蜡染《云岭春》: 奇山异水, 灿烂辉煌;

一群外国人拥上, 围着《云岭春》不断拍照、赞赏、争相邀请阿双和布卡到自己的国家传经授艺; 盛装的布依姑娘、小伙子们从四面涌出, 给阿双和布卡披上美丽的红绸, 戴上鲜艳的茨蓼花。小伙子们吹着唢呐, 敲着铜鼓, 姑娘们跳着欢快的民族舞蹈, 欢送布卡和阿双扬帆远航;

忽然, 阿秀从屋内奔出, 拉住阿双, 大叫“姐姐! 姐姐!”

〔灯熄, 复明。

〔阿双幻觉消失。阿秀正半跪在她的身边, 使劲地摇撼她的身子, 边大声地呼喊: “姐姐! 姐姐!”

阿 双 (渐渐苏醒) ……阿秀!

阿 秀 姐姐, 你, 你又昏过去了。

阿 双 没，没得。我是……迷了一下。

阿 秀 姐姐，你……

〔古扎端一木盘自屋内出，盘中放着菜、碗、杯、蜡等。〕

古 扎 阿双！

阿 双 爹……阿秀！（悄悄拉阿秀衣角，示意阿秀不要讲）

古 扎 两姊妹讲哪样悄悄话呀？

阿 双 （忙上前接过古扎手中木盘，边放边说）爹，我不在家，今天又该你当炊事员罗！

古 扎 哈哈……呃，阿双！公社喊你去，是有哪样大事呀？

阿 双 爹……

古 扎 哪样事还瞒倒爹哟？阿秀，来，给爹讲！

阿 秀 爹！（小声地）布卡哥平反出狱了！

古 扎 （惊喜）哦？我早说过，青松不是芭茅草，凤凰怎会变乌鸦？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冤枉好人的。阿双，爹替你高兴啊！

阿 秀 爹，还有件喜事嘞！

古 扎 哦？

阿 秀 上级已经决定，要蜡染厂和姐姐合作，重绘《云岭春》！

古 扎 （神色陡变）哪样？重绘《云岭春》？阿双，你答应了？

阿 双 爹……

古 扎 你来看，（拉过阿双，遥指远山）那是哪样地方？

阿 双 老鹰崖。

古 扎 老鹰崖！（大声地）你难道忘记了，你妈……

阿 双 爹，你不要说了，我没得忘记。

古 扎 没得忘记，那你说下你妈是咋个死的？

阿 双 爹！

古 扎 你说！

阿 双 ……（悲痛地）国庆十周年，妈妈花了整整半年时间，画了一幅《云岭春》，向党献礼。文化大革命中，有人说画上的一片白云遮住了太阳，把妈妈打成了反革命。妈妈被残酷批斗，逼得跳了老鹰崖……

古 扎 你，还有你！

阿 双 爹！

古 扎 （走近阿双，指着阿双左腿）你这腿是咋个整倒的？你说！

阿 双 爹，这都是十年浩劫中，“四人帮”干的事情。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大干四化，搞蜡染是发扬我们民族传统艺术、为国争光的大好事情嘛！爹，我们要向前看啊！

古 扎 娃娃，你来教育我？爹的脑壳不是木头做的。干别的可以，就是不准再搞《云岭春》！

阿 秀 爹！

古 扎 还要跟我说是哪样喜事。你们！……怪不得今天是哪样日子都搞忘记了！

阿 秀 爹，我们没得忘记。从公社回来，我和姐姐上老鹰崖去看了妈妈。

古 扎 阿双，你……你那腿。唉！快进屋休息去吧。

阿 双 爹，《云岭春》设计图，还有我和布卡收集的那些蜡染资料，你给我吧。

古 扎 图纸、资料？……少跟我罗嗦！进屋去！

阿 双 爹！

〔古扎转身不理。

〔阿双无奈，与阿秀转身进屋。

〔古扎摆供桌，斟酒、祭奠……

古 扎 ……阿双她妈，今天是你的忌日，淡酒一杯，表示老者一个意思罗！

〔亚努背挎包，提着两瓶酒，风尘仆仆地上。

亚 努 大伯！

古 扎 亚努！你来了？

亚 努 大伯，想念你老人家啊！

古 扎 你那张嘴，树上的麻雀都哄得下来！

亚 努 嘿嘿，大伯！（递过酒瓶）

古 扎 这是……

亚 努 今天是伯妈的忌日，这是侄儿子的一点心意，不成意思，不成意思！

古 扎 （感动地）亚努，亏你还记得这个日子！

亚 努 咋个不记得？唉！伯妈死得惨呀！

古 扎 唉！亚努，坐！来来来，这是我自家烤的米酒！
（与亚努落座，斟酒，对饮）亚努，你不是到贵阳出差吗？就回来了？

亚 努 在省头听说给我们下了任务，要搞《云岭春》，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。

古 扎 （站起）哦，你到云岭，是来找阿双罗？

亚 努 哦，大伯，你晓得了？

古 扎 不准搞！……我古扎家为了一幅《云岭春》，遭整得好惨。亚努，你难道不晓得？